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六

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八 起昭陽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 費父沸翻坐徂卧翻蜀先主改葭萌為漢壽 禕歡飲沈醉 循當作脩 下同沈持林翻 循起刺禕殺之 刺七亦翻 禕資性汎愛 汎孚梵翻廣也言無所不

愛也不疑於人越嶲太守張嶷（嶲音髓　嶷魚力翻）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岑彭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少詩沼翻）禕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樂音洛）使其子襲爵　王昶毋丘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昶丑兩翻）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朝直遥翻下同）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

昭爵而已監工衘翻以諸葛誕爲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毋丘儉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雍於用翻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雍州在并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相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爲新興郡宋白曰曹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唐爲嵐州漢爲汾陽縣地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悦司馬師承父懿之後大臣未附引咎責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盜亦有道況盜國乎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已過二敗謂東關師

（敗及并州胡反也）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推吐雷翻）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喪息浪翻）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嗚呼此賈相國之所以敗也）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行下孟翻）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緝料恪雖中緝亦卒爲師所殺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己況以緝而耀明於師乎）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

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復扶又翻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漢制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諫議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散悉亶翻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長知兩翻左傳晉先軫曰墮軍實而長寇讐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謂函谷關以西也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

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是時魏興三十餘年生聚教訓精兵良將分鎮方面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吳蜀蓋小懦矣恪不能競懼以保勝恃一戰之捷遽謂魏人爲衰少未盛之時其輕敵甚矣長知兩翻少詩沼翻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事見上卷嘉平三年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既以司馬師爲幼弱又謂其未能用人兹可謂不善料敵者矣聖人急於趨時趨七喻翻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

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師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齎志以沒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吳適足以滅其身滅其家而已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介冑生蟣蝨蟣居豈翻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

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邯下甘翻說輸芮翻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没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爲大行皇帝聶尼輒翻計未施行寇遠自送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將士憑賴威德

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聶友此言所以抑恪之盛氣者婉而當有古朋友切偲之義焉宜且案兵養鋭案抑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復扶又翻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即前所著以喻衆之論也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嫌其剛狠自用葢已見之矣省悉景翻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朝直遥翻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内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

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秦大夫蹇叔諫穆公曰勞師以襲遠師勞力屈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喪息浪翻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肯之言可謂深切矣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復扶又翻下同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劣弱也而政在私門私門謂司馬氏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何往而不克哉（談何容易）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復扶又翻）以滕胄爲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大赦

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爲練西方風俗練習也）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誘音酉）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斷丁管翻）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謂諸葛亮）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治直之翻）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徼堅堯翻）決成敗於

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費禕死蜀諸臣皆出維下故不能裁制之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狄道縣屬隴西郡爲維以勞民亡蜀張本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畧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埸音亦少詩沼翻不如止圍新城合肥新城也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此即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見上卷上年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

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蜀攻隴西也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沮在呂翻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鋭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謂致師也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縣讀曰懸投食我麥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魏地擬其麥以爲食耳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毋音無陳泰進至洛門即天水冀縣落門聚姜維糧盡退還果如虞松所料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復扶又翻然魏灋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被皮義翻降戶江翻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

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爲于僞翻　語牛倨翻　別彼列翻）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綬音受）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重直龍翻）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惟思也）而恥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迕五故翻逆也）恪立奪

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數所角翻恪不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伺相吏翻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羸困不能自扶相牽引而行顛仆顛頓而僵仆也壑溝也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洲也圖起田於潯陽漢尋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尋陽記曰尋陽春秋爲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蘄州潯古蘭城是也詔名相銜言名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艫不絕爲相銜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爲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痛怨而謗曰讟讟徒木翻汝

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埶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樂毅事見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張緝鄧艾皆料諸葛恪必誅緝死而艾存者緝附李豐而艾爲師用也然艾不

死於師而死於昭者功名之際難居重以鍾會之搆間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從才用翻歸入府館府館即府舍也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怒其數作詔名之也數所角翻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曹選曹也罷選者罷而更選也長知兩翻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治直之翻又改易宿衞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凡此者皆恪所以速死也敕兵嚴者戒兵士使嚴裝也復扶又翻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

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曰爽明也擾動言不安也通夕不寐死期將至故然又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須待也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嘗試也恪曰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張竹亮翻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

酒食中人耳中竹仲翻考異曰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爲不然今從吳歷恪入劒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言病未良已也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内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著陟畧翻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斷丁管翻武衛之士皆趨上殿武衛之士武衛將軍領之峻曰所取者恪

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令內刃於鞘也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

聞難難乃旦翻載其母欲來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

尸篾束胥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髙座寺後即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宋白曰石子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又遣無難督

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

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

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

一朝鄭康成曰崇終也言不終一朝也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

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即協翻周也辰十二辰也十二日辰一周曰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訖亦盡也音居乞翻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謂破家滅身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梟堅堯翻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長知兩翻人情之於品物品衆也庶樂極則哀生樂音洛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處昌呂翻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惜

然惜七感翻痛也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刺七亦翻復扶又翻下同願聖朝稽則乾坤稽考也法則也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秦漢之制奪官爵者為士伍惠以三寸之棺禮記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椁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椁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斂韓信事今史無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之是必收斂之也施式智翻斂力贍翻惟陛下敦三皇

之仁上古送死棄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所謂三皇之仁也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沮在呂翻昔欒布矯命彭越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十一年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古之人臣進言於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君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斂力贍翻初恪少有盛名少詩照翻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

之主也戚憂也瑾渠吝翻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諸葛氏敗補邁翻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蔑者視之若無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嶲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吳在蜀東故謂其君爲東主嶲音髓嶷魚力翻帝實幼弱帝謂吳主亮太傅受寄託之重諸葛恪爲吳太傅故稱之亦何容易易以豉翻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謂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親且不能免於管蔡之流言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

逆亂之謀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難乃旦翻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名太傅屬以後事卒讀曰猝屬之欲翻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亞夫曰吳楚剽輕太史公曰楚俗剽輕易發怒自漢以來皆有是言剽匹妙翻而太傅離少主離力智翻少詩沼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東家亦謂吳立國於東也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則子德翻則抑剽也樣也言取古事以抑剽今之事今猶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自漢以來門生故吏率稱思門子弟

爲郎君誰復有盡言者邪復扶又翻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頗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上時掌翻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公滕胤字承嗣司徒位亞太尉故曰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量音良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衆事今峻爲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則專吳國之政故國人失望滕胤女爲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

相及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滕侯何爲峻與胄雖內不沾洽言其情不浹洽也而外相苞容進胄爵高密侯共事如前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章安前漢治縣也故閩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沈約宋志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晉太康記曰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余謂太康志所云即吳臨海郡之章安縣地今台州黃巖縣章安鎮是也奮徙章安即臨海之章安也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先悉薦翻使治武昌宮治直之翻民間或言恪欲迎和

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南陽王璽綬也璽斯氏翻綬音受

從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從才用翻說文曰字乳也愛也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爲後吳人立皓張本

高貴鄉公上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鄉公高貴鄉屬郯縣

正元元年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鄉公因書正元

（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内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斷讀曰短）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八年九年）豐爲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帝之姊妹曰長公主齊主蓋明帝女長知兩翻）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名詣京師執任權執之任也怏於兩翻）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緝自東莞名見上卷嘉平四年）亦不得意豐皆

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數所角翻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鐶戶關翻刀把上有鐶築擣也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下遐稼翻下及下同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漢有黃門令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魏太后宮名永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為之治直之翻冗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冗從僕射宦者為之主黃門冗從秩六百石沈約志曰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魏世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冗而隴翻散也謀曰拜貴

人日諸營兵皆屯門屯宮城門也陛下臨軒檐宇之末曰軒促御坐前臨殿陛曰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下將即亮翻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車騎將軍玄輯皆知其謀此上皆獄辭也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夏侯霸之入蜀也見上卷嘉平元年邀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復扶又翻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許允字士宗不見事猶今人言不曉事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少詩照翻子元子上

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治直之翻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爲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爲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爲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卿便爲吾作爲于僞翻下同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竟結竟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爲作獄辭使與所案之事相附合也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李豐弟翼爲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

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同生死安肯相從故以爲言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身若奔吳不違禍及妻子也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魏分爲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東莞爲東安郡葢魏既分而又省併既省併而晉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爲郡也智子冲有内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甞與李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

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郭智字君謀時人皆以纖爲誤及豐死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恤翻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夏侯玄字太初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鄧颺字玄茂要一遥翻妬前者忌前也人忌勝己則無親之者惡烏

路翻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敗補邁翻遠于願翻況昵之乎昵尼質翻近也比也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辛亥大赦　三月廢皇后張氏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長知兩翻降戶江翻六月姜維寇隴西　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晉志假節都督者與四征鎮加大將

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近其靳翻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欷君臣不密遂並蹈失臣失身之禍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樂浪音洛琅未至道死　吳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見賢遍翻樂音洛觀古玩翻左右勸帝因昭

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平樂觀在洛陽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名羣臣會議矯太后令以名羣臣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倡齒良翻倡優女樂也近其靳翻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璽斯氏翻綬音受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彭城王據文帝子此何等語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脅太后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

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復扶又翻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王莽簒漢遣王舜求璽於元后其辭氣何至如此太后意折折屈也音之列翻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謂當時侍御之在傍側者著直畧翻坐徂卧翻芝出報師師甚喜王莽司馬師蕭鸞同是心也國之姦賊必有羽翼有天下者其戒之哉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王車諸王所乘青蓋車也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勝音升餘多流涕

廢帝時年二十一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之往也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太后謂明帝絕嗣蓋謂以據為後則兄死弟及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也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侯公侯之庶子為亭伯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出嫡為大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為小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丁丑師更名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定迎者議始定而迎之也元城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時魏王公皆錄置鄴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髦者東海定王

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太后欲立高貴鄉公必見其小時意氣異於諸王子故欲立之豈知祿去帝室而終無益乎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冬十月癸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酈道元曰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羣臣奏請舍前殿玄武館之前殿也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灋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荅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儐必刃翻贊導者也儀不拜者謂於儀不當荅拜也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

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被徵未知何如不可以天子自居也以余觀髙貴鄉公葢小慧而知書故能爲此若以爲習於禮則余以爲猶魯昭公也被皮義翻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謂公之足與有爲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虚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所見邪大赦改元自此方是正元元年爲齊王築宫于河内爲于僞翻

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河間當作河關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

隴西郡以地里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邊縣以自廣耳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盪寇第二十二嶷魚力翻漢兵乃還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絶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爽邑人也驍堅堯翻欽恃爽埶多所陵傲及爽誅爽誅見上卷嘉平元年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好呼到翻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

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勲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時誕都督豫州儉欽將

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州内（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内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内）但急往禦衛（禦儉欽之衆使不得進又衛其家屬）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瘤音留肬也肉起疾腫曰瘤創初良翻）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

傅嘏中書侍郎鍾會（魏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郎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後改曰中書侍郎）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壽春故楚都時為淮南重鎮以南備吳勁兵聚焉）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蹶然急遽而起之貌蹶音厥又音姑衛翻）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城外諸營兵）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西北也）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莫侯翻）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

情（好呼到翻）文欽勇而無筭令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爲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爲別宮屯重兵以爲東南二方根本監古銜翻）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誑居況翻誘音酉）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而復敕

基停駐（復扶又翻）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沮在呂翻）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埶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爲賊所得者必懷反顧而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進是置之於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此計之大

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注曰奪敵戰心先悉薦翻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水經注汝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逕奇雒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濦水濦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潁師古曰濦於謹翻又音殷閏月甲申師次于濦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復扶又翻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孫子之言方今外有彊寇内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言儉欽之變若

不以時定恐吳冦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發兵而行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雍於用翻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

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驃匹妙翻會工外翻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東軍青徐兗之軍也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知其一未知其二諸軍當作諸君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說輸芮翻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淮北謂豫兗也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左傳吳夫槩王曰困獸猶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

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郡魏分安風等五縣置安豐郡屬豫州〉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宋謂梁國之地梁國都睢陽故宋都也〉絶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縣屬汝南郡在汝水之北〉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果如王肅之計屬之欲翻〉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急脚子又謂之快行子〉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水經注潁水過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灈水注之又

南選博陽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爲侯國王莽更名樂嘉趨七喻翻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絶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鴦帥壯士先至鼓譟帥讀曰率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齧被以忍疼齧魚結翻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

夫一鼓作氣再而衰左傳魯曹劌之言鷙鼓譟失應其埶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鷙曰不先折其埶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推鋒陷陳陳讀曰陣所向皆披靡披普彼翻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魏公府及諸大將軍位從公者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府及司徒府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翼者張左右翼而追之鷙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大目時為殿中校尉師將與俱行將讀如鳳將雛鶵冠距鳴將之將音如字大目知

師一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譙人故曰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謂追欽而爲師自解釋言之也爲于僞翻語牛倨翻）令還與公復好（復還也好反也好善也謂還復相善也好讀如字）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冑（被皮義翻）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爲于僞翻）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蓋謂文欽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扶又翻）欲使欽解其旨（解胡買翻喻也曉也）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

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傳讀曰附射而亦翻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毌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皋春秋會吳于橐皋杜預曰在九江逡遒縣東南今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柘皋橐音託又讀爲柘文欽父子詣軍降降戶江翻毌丘儉走北至愼縣愼縣漢屬汝南郡魏分屬汝陰郡賢曰愼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余按儉自項走至愼愼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誤比必寐翻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

津民張屬就殺儉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東爲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邱戍杜佑曰安風津在壽州霍丘城北傳首京師封屬爲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吴迸北孟翻詔以誕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治直之翻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魏晉之制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

不足以懲姦亂之源（防謂禁防也）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嬰當也二門謂父母之家及夫家也）非所以哀矜女弱（女陰類稟氣柔弱在室從父母既嫁從夫故曰女弱）均灋制之大分也（分扶問翻）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晃曰醮冠娶祭名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曰醮於客位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晉志曰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醮子肖翻）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充逵之子也（賈逵事武帝文帝監古銜翻）衞將

軍昭自洛陽往省師魏制衛將軍班車騎將軍下位從公省悉景翻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卒子恤翻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敕尚書傅嘏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禁中之意故曰中詔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爲内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掌翻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爲後鍾會作亂張本　吳孫峻

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爲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以爲將軍號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公晉制在撫軍下鎮軍上吳置左右都護亦不以爲將軍號今以欽爲都護蓋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女適朱據者也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廢棄不治功費甚衆舉朝莫敢言唯滕胤

諫止之峻不從功卒不成卒子恤翻漢姜維復議出軍復扶又翻下同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爭讀曰諍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趨狄道趨七喻翻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埶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

大敗洮土刀翻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攻齊是爲蛇足者也昭陽悟乃還軍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晉志曰四安起於魏初在四鎮之下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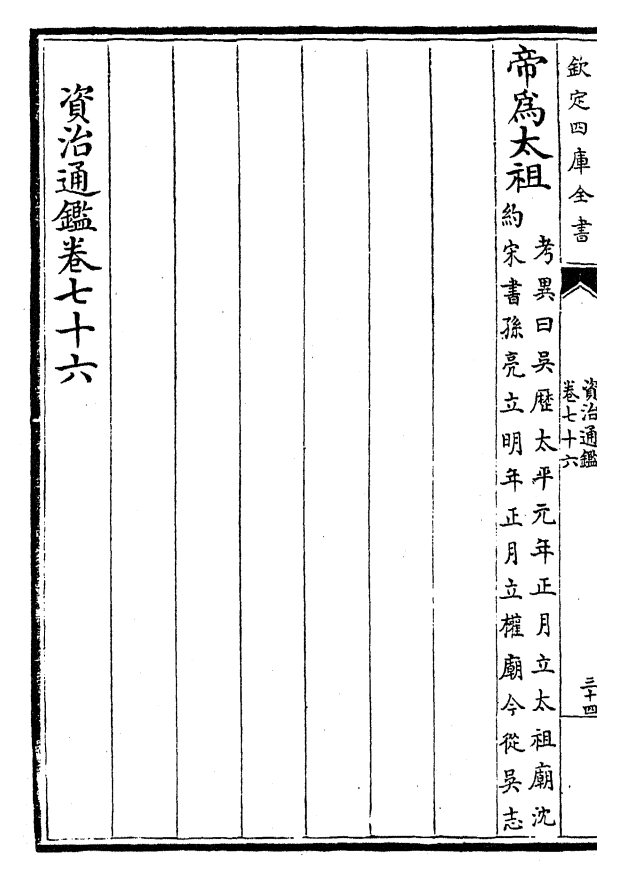
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榮傳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臂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蛇唯出南方蝮芳六翻螫式亦翻腕烏貫翻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者也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

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櫟陽泰蓋言畧陽耳櫟音藥櫟畧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耳於兵收降降戶江翻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畧陽畧陽時爲廣魏郡及晉乃更名畧陽此我之所惡也惡烏路翻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脩

櫓轒轀三月乃成距堙三月而後已此孫子之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爲不得已魏武注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伏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注又曰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掛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闉也應劭曰轒轀匈奴車非也蓋攻城之車耳師古曰轒扶云翻轀於云翻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僑音喬寄也客也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文子之言淮南子亦有是言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埶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

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曰渭源城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卒讀曰猝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隴西畧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息浪翻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力到翻差初佳翻并治城壘

治直之翻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上時事翻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以達洛陽也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沈持林翻荷方伯之重荷下河翻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初吳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爲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吳大帝謚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臨湘縣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



帝爲太祖 考異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資治通鑑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十三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九 起柔兆困敦盡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 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 二月

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

優劣以少康爲優 帝謂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

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勣漢祖因土崩之埶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静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衞子身没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嗚呼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殲澆殪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予觀帝之所以論二君優劣書生之譚耳未能如石勒辭氣之雄爽也夏戸雅翻少詩沼翻

夏四月賜大將軍昭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九錫之漸也丙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時帝與博士淳于俊論易庾峻論書馬照論禮記考其難疑答問不過摘抉經義及王鄭之異同耳非人君之學也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黄門侍郎

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沈持林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屬之欲翻特加禮異謂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名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望爲中護軍其職在外傳子曰追鋒車施通幰遽則乘之令虎賁五人昇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陳之間是爲傳乘賁音奔每有集會輒犇馳而至秀潛之子也裴潛事武帝守代郡著名六月丙午改元蓋以甘露降而改元也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見上卷上年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

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埶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孔穎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殳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鄭司農所謂戈矛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犀堅也古以犀兕爲甲故謂堅爲犀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將易艾自謂初代王經也兵新謂遣還兆西敗卒更差軍守也將即亮翻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言蜀船自涪戍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陿小舟猶可入也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趣七喻翻下同

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黠下八翻桀黠也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復扶又翻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水經注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歷其下東北注于渭艾據武城山以拒之水經注渭水過獂道南獂道南安郡治也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蓋以山名縣也酈道元後魏人武城縣必後魏所立而魏收地形志無之蓋廢省也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水經注上邽之南有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杜佑曰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趣七喻翻大破之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

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言士卒迸散如星不能收拾成隊伍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衞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　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　文欽説吳人以伐魏之利説輸芮翻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吕據驃匹妙翻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江都縣屬廣陵郡此自邗溝入淮自淮入泗也以圖青徐魏青州統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彭城東海琅邪

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徐州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從才用翻綝丑林翻丁亥峻卒吳人以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言當自謹修於四教褠單衣漢魏以來士庶以爲禮服褠古侯翻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好呼到翻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爭讀曰諍又公論

之公然於衆中論其得失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今不幸論語曰不幸短命死矣岱復於何聞過復扶又翻談者美之　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將即亮翻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

丁晏魏晉之制中書無丞此吳所置華戶化翻告喻胤宜速去意言宜速往武昌否則且有誅罰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衞名典軍楊崇將軍孫咨楊崇蓋胤帳下典軍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有者對無之稱於此則文義不爲通通鑑既因三國志舊文今亦不欲輕改難乃旦翻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爲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委弃也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約勒而號

令之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爲肴盡死無離散者爲于僞翻肴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比必寐翻緜兵大會遂殺肴及將士數十人夷肴三族已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恥爲叛臣自殺以明節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左僕射盧毓爲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于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省事毓余六翻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

祿大夫王覽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詒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楚荆也撻擊也被皮義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長知兩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爲于僞翻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逕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漢書齊悼惠王傳奪反孝惠巵師古曰反音幡自後母賜祥饌饌雛戀翻又雛皖翻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

州郡之命母終毀瘁瘁秦醉翻病勞也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徐州之地東際海西北距泗沂故曰海沂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與讀曰預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即九卿也魏明帝太和二年吳主還建業留尚書九官于武昌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春三月大梁成侯盧毓卒　夏四月吴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難乃旦翻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科當作料料音聊量度也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詔宣行也數所角翻今大將軍問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奏者自畀把之但令我書可邪書可畫可也嘗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

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蜂糖也藏徂浪翻下同蜜中有鼠矢名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謂向者嘗求蜜也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詰去吉翻左右莫不驚悚

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玄死見上卷正元元年颺死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元年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王凌死見七十五卷嘉平三年毋丘儉死見上卷正元二年誕內不自安

乃傾帑藏振施（帑它郎翻　施式智翻）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畜許六翻）因吴人欲向徐堨（徐堨即徐塘在東關之東堨烏葛翻）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吴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叅佐慰勞四征（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吴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幷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趣勞力到翻）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説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逵先爲豫州而卒故稱之）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難乃旦翻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豫州毋丘儉既死復督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征東將軍與揚州刺史同治壽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爲儲帥故誕疑綝間已間古莧翻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勝音升聚穀足一

年食爲閑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將如字少詩沿翻靚疾郢翻又疾正翻稱臣請救幷請以牙門子弟爲質牙門諸將之子弟也質音致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奐庶子也夏戶雅翻六月孫綝使鎭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來犇乙巳詔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名儀同三司衮冕赤舃事從豐厚崇異孫壹者以招攜貳也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

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是役也司馬昭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武丘唐爲沈丘縣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

屯安豐爲文欽外埶安豐縣漢屬廬江郡魏分屬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埶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報基聽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重直龍翻塹壘甚峻文欽等數

出犯圍數所角翻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監古銜翻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右會陽泉水水西有陽泉縣故城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決水又北入于淮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後吳主責孫綝以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則鑊里當在巢縣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異留輜重於都陸水經注博鄉縣王莽改曰楊陸泄水出焉北過芍陂又西北入于淮意者

都陸即楊陸歟又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重直用翻進屯黎漿水經注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水東逕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綝能舉荊揚之衆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猶庶幾焉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喪息浪翻敗補邁翻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爲後吳誅孫綝張本

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間古莧翻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埶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内實坐須成敗須待也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

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言不若決死而求生無爲坐守而待斃文欽曰

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

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

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

内變將起奈何舍此舍讀曰捨欲乘危徼倖乎徼堅堯翻班彝固

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弃誕踰城來降

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輝儀懌兄全緒之二子輝一作禕與其家内爭

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于是懌與兄子靖及全

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黄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為于偽翻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言不能拔壽春之衆於重圍也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秦地四塞以為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

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雍於用翻）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水經注駱谷水出鄠塢東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竹圃中又北流注于渭予按駱谷在今洋州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續漢志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漢官曰秩比二千石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者爲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如何曰

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處昌呂翻）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三分天下有其二所謂以少取多也句踐歸越弔死問疾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弱越斃強吳）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言世世居尊位）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民習見君臣之分明故專于戴上）深根者難

拔據固者難還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劒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烏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埶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跌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是故智

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孔穎達曰舉足謂之步為于偽翻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湯伐桀鳴條一戰而革夏命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度徒洛翻如遂極武黷征征伐不欲數數則黷土崩執生不幸遇難難乃旦翻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逆迎也降戶江翻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

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石車即砲車也車昌遮翻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塹七豔翻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言誕欽初以詭計苟合事急愈相猜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鴦虎欽二子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

子固應就戮然奮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抜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奮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呼火故翻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奮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内侯城内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知其衆無拒守之心也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降戸江翻下同卒不變以至

於盡史言諸葛誕得人心人蒙其恩而爲之死卒子恤翻吳將于詮曰詮且緣翻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陳讀曰陣唐咨王祚等皆降唐咨本魏人降吳見七十卷文帝黄初六年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

以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卒子恤翻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仍相因也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言全其國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河南河東河内皆都也近京師處昌呂翻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悦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畧者皆赦之

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欽譙人也舊墓在焉歛力贍翻昭遺王基書曰遺于季翻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謂前詔諸軍轉據北山時未臨履亦謂宜然臨履謂親臨其地而履行營壘處所也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埶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事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

糧餉不繼軍覆上邽謂段谷之敗也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難乃旦翻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謂孫綝君臣相猜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謂禽諸葛誕也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者復扶又翻懼挫威也事見六十三卷

漢獻帝建安五年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于不仁如夫差智伯也存義之國喪於懦退如宋襄公是也喪息浪翻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生虜爲俘截耳爲馘古者戰勝馘所格之左耳而獻之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書曰皋陶邁種德孔安國注曰種布也夫種則有穫種惠於吳人使歸心中國以成他日混一之功如種藝之有秋也寵鶩葬欽忘疇昔之隙

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樂音洛　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鑿齒晉人其辭蓋有溢美者

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比之張良也　漢姜維聞諸葛誕死復還成都復拜大將軍維以段谷之敗貶行大將軍事　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漢書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按蕭何傳何自丞相拜相國則相國尊於丞相　封晉公食邑八郡晉書帝記曰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

平陽凡八郡封爲晉公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秋七月吳主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奮徙章安見上卷部陵厲公嘉平五年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昶音丑兩翻詔以關內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帝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玄注曰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三王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惇史惇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更音工衡翻小同玄之孫也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吳孫綝以吳

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難音乃旦翻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古倉蒼字通用武衞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闓音開又苦亥翻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惡音烏路翻乃推朱公主死意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推尋也尋問公主所以見殺之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爲虎林督損爲外部督吳外部督建業外營兵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爲

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埶輕小於孤謂輕視之以孤爲幼小也孤前勑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上時掌翻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綝葢築第於朱雀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所復畏自在謂居處自如不復知有君上復扶又翻見賢遍翻不可久忍今規取之規圖也卿父作中軍都督衛將軍督中軍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吳有左右無難督督無難營兵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

當得之正爾猶言正如此也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洩誤孤非小也邂戶廨翻逅戶茂翻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語牛倨翻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劉承即劉丞比明遂圍宮比必寐翻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鞬居言翻戢弓矢器曰孤大皇帝適子適讀曰嫡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食咤陟駕翻罵全后曰爾父憒

憒憒烏外翻類篇曰悶也敗我大事敗補邁翻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復扶又翻下同因自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吳主亮時年十六會工外翻名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少詩沼翻處昌呂翻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怖普布翻下同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從之吳制中營置左右典軍已

未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楷以吴同姓為宗正中書郎即晉中書侍郎之職迎琅邪王於會稽吴建興元年休徙丹陽既又徙會稽會工外翻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界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喁魚容翻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又相應和聲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名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徙唯唯而已唯以水翻諾也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爲國伊周處

將相之任（汜音祀昌呂翻）處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摇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綝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上璽符（乘繩證翻）上時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引讀日靷）王就乘輿百官掌翻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休字子烈吳主權第六子）孫綝稱草莽

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謂他有賢者進用恐妨其路求引身避之吳主引見慰諭見賢遍翻下詔以綝爲丞相荆州牧增邑五縣綝遷大將軍封永寧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以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閭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即位遂寵任之爲布擅吳立孫皓以亡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立永康縣屬東陽郡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休徙丹陽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四年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其妻習氏諫之習姓按風俗通漢有外黃令習一

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它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復扶又翻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好呼到翻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逆迎也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非但直活而已

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

敗左傳楚箴尹克黄自拘於司敗司敗即司寇也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爲相遂霸諸侯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及重耳反國與披謀國事發呂郤之謀爲趙衰守原爲于僞翻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果如習氏所料己丑吴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和死皓全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吴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吴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吴主吴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

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布以告吳主綝以布爲吳主所信倚故詰之酒酣失言遂以賈禍綝之凶愚其赤族宜矣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數所角翻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衞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綝之權也或有告綝懷怨悔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

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即中軍也吳人謂裝船爲裝載綝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載才再翻車船裝物皆曰載詩云載輸爾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說輸芮翻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武衛士武衛之士也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斷丁亂翻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

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卒讀曰猝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陛兵宿衛之兵夾殿陛者所謂陛戟之士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吳以土德王用辰臘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彊其兩翻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尋繼時也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離力智翻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

徙交州吴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吕據於交州乎綝復曰復扶又翻願没爲官奴吴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胤據死見上甘露元年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闓音開又可亥翻之諸弟據恩幹蓋已就誅獨闓走欲投北降户江翻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椁厚薄皆有度斲而薄之以示貶已已吴主以張布爲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吕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爲于僞翻吴主

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恪死見上卷嘉平五年）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埶之役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五年）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錯倉故翻）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城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三年）聽敵入平（謂縱敵使入平地也）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

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狡焉啓疆之心書此爲亡蜀張本斌音彬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見賢遍翻下同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寧陵縣前

漢屬陳留郡後漢魏屬梁國頓丘縣漢屬東郡魏屬魏郡冠軍縣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魏屬梁國先悲翻夏音賈

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數所角翻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帝有誅昭之志不務善晦而憤懣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揜蓋亦淺矣此其所以死於權臣之手乎惡烏路翻

夏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卒　漢主封其子諶爲北地王諶時壬翻詢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

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二年孫壹來降是歲以王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荆州爲二都督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

元皇帝上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謚法行義說民曰元帝本名璜即位改名奐

景元元年是年六月方改元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遵前年之命也復扶又翻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勝音升五月己丑名侍中王沈沈持林翻下同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言路人亦知其將簒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卿下當有等字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爲于僞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毋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重直用翻重再也詳審也帝乃出懷中黄素詔投地說文曰素白緻繒也此黄素詔者蓋以白緻繒染為黄色以書詔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犇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吁考異曰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帝遂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犇走伷讀曰胄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

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畜許六翻騎督督騎兵晉志太子舍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騎奇寄翻倅七內翻正爲今日爲于僞翻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時年二十刺七亦翻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枕帝於股也左傳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枕職任翻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方比也今舅不如泰也言顗

阿附司馬氏而已忠於魏室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陳泰字元伯卿何以處我處昌呂翻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少詩沿翻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元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薨裴松之以為違實今從于寶晉紀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弒君之罪罪昭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復扶又翻顗或之子也或於六翻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

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非此母不生此子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向姓也音式亮翻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水經注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良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羣公自上公三公至諸從公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更工衡翻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吴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據范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濮陽興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爲難唯衛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爲可成濮陽以邑爲姓陳留風俗傳漢有長沙太守濮陽逸

吳主休居會稽時興爲太守深與相結及即位遂與張布並見信用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勝音升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黜亮爲候官侯遣之國晋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以封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治後漢改爲候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候官爲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候也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陽鄉肅侯王觀卒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十一月詔尊燕王待以殊禮十二月甲午以司隷校尉王祥爲司

空　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長知兩翻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寛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褚䂮廞許今翻䂮力灼翻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當丁浪翻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為告下之事可少須後須待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興益謂進言有益於上也受分

謂受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復白曰復扶又翻下同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好呼到翻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配合也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氷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襄陽縣漢屬南郡沈約曰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表言吴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

化遣使送質任（質音致）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造七到翻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千余翻南郡臨沮縣以臨沮水得名水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又東南入于江）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遣司馬昭書（遣于季翻下同）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謂事之虛實未定如水之混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清澄以俟之蓋亦當時常語也）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皆險陿（陿與狹同）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蔚音尉又紆勿翻卒讀曰猝謂猝然敵人於要害之地設伏邀擊弩馬不得陳其力也）今者筋角濡弱（考工

記弓人為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春液角夏治筋以陽煦而筋角濡滑也冬析幹秋合三材以陰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要一遙翻姜維之趣上邽趣七喻翻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謂曹爽兄弟既死累有廢立之事毋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難乃旦翻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軍也須候

節度須待也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復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食其音異基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處昌呂翻鮮息淺翻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降戶江翻烈奮之弟也　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尚

書事以侍中樊建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揉曲使直曰矯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内職與皓比屋比毗至翻近也並也聯也又簿必翻相次也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秘書令秩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朝直遥翻見賢遍翻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于漢珝況羽翻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

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嗚呼蜀之亡形成矣薛珝見而知之濮陽興張布用事浦里塘之役吳民愁怨韋昭盛冲以切直而不得居王所珝亦知之否邪知而不言無亦容身而求免罪邪處昌呂翻樂音洛珝綜之子也薛綜見七十二卷明帝青龍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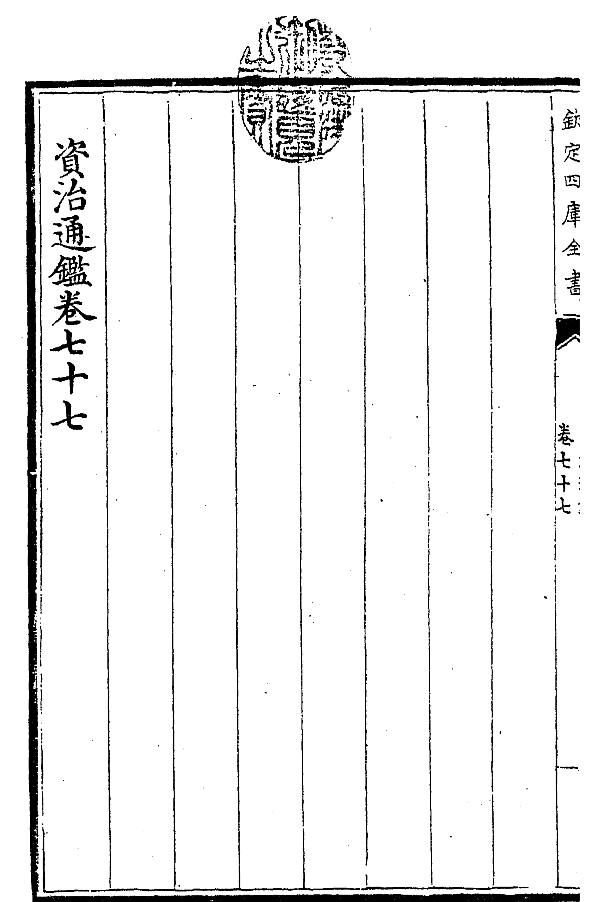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爲質索音昔各翻汗音寒質音致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黃帝以土德

王北人謂土爲托謂后爲拔故以爲氏或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爲托拔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爲姓故爲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夏戶雅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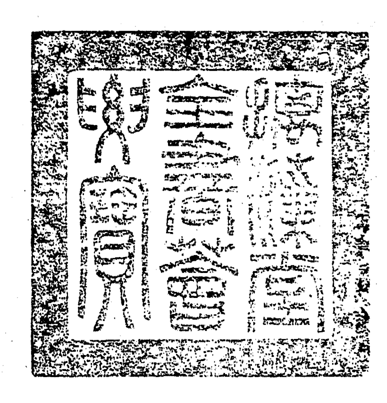
至可汗毛始彊大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爲可汗可讀如渴汗何汗翻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爲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推演蓋即推寅也按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推寅死利立利死俟立俟死肆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蓋死僧立僧死鄰立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車昌遮翻焜胡昆翻又公渾翻

又古本翻分統部衆爲十族按魏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以兄爲紇骨氏後改爲胡氏次兄爲普氏後改爲周氏次兄爲拔拔氏後改爲長孫氏弟爲達奚氏後改爲奚氏次弟爲伊婁氏後改爲伊氏次弟爲丘敦氏後改爲丘氏次弟爲俟亥氏後改爲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爲叔孫氏又命疏族爲車焜氏後改爲車氏凡與拓拔氏爲十姓百世不通婚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有盛樂縣後漢屬雲中郡建安二十年併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爲新興郡郡止置一縣以屬新興而盛樂故縣棄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後魏既盛南都平城置盛樂宮於其地永熙中又置盛樂郡復扶又翻部衆浸盛諸部皆

畏服之拓拔氏始見于此鮮卑軻比能與魏爲敵者也軻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拔氏盛矣爲後魏張本



資治通鑑卷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魏紀十 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涒音暾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吴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也戊子立子𩅦爲太子 𩅦烏關翻據吴志吴主休爲四子作名字𩅦音湖水灣澳之灣非先有此音也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

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左傳魯襄仲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姜維字伯約廖力救翻今力弔翻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謂較智則不出于敵人之上而較力則又弱小也厭於鹽翻冬十月維入寇洮陽洮陽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維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記曰嵹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臨洮水曰洮陽城杜佑曰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洮土刀翻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水經注洮水逕洮陽城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又東逕迷和城北意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諸羌中即沙漒之地晉張駿據河西因前趙之亂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漒川師次沓中則侯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初維以羈

旅依漢維降漢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元年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敗補邁翻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六年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此維未出洮陽以前事也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因是決計糾維於沓中而伐蜀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

祿勲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漢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世祖中興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復置御史大夫未嘗分左右也蓋吳分之初興為會稽太守會工外翻守式又翻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徙居會稽自會稽入立未嘗封會稽王也會稽當作琅邪將即亮翻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更工衡翻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喜許記翻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前漢五經博士有僕射一人東漢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

沈約志曰吳王濞爲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爲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爲稱漢侍中魏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爲祭酒公府祭酒漢末有之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王務猶言王事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

取布拜表叩頭據陳壽志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詔答之語布得詔惶恐以表陳謝重自序述吳主又面答之自王務學業以下皆面答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蓋比之孫綝以綝擅權之時不使吳主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表也此表字行在事者在官任事也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辭鮮音息淺翻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卒音子恤翻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復扶又翻譙郡嵇康晉書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譙郡銍縣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命氏文辭壯麗好

言老莊而尚奇任俠（俠戶頰翻）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姓譜殷有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侵阮徂共之辟子孫以國爲姓後漢有已吾令阮敦）河內山濤河南向秀（向式亮翻）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與決勝負也）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骨立者言其瘠甚身肉俱消唯骨立也號戶刀翻吐土故翻）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隷校尉何曾惡之（惡烏路翻）面質籍於司馬昭座（質正也面以正義責

之也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背蒲妹翻敗補邁翻長知兩翻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治直之翻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汚染華夏汚烏故翻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昭之讓九錫也籍代公卿為勸進牋辭甚清壯故昭愛其才曾夔之子也何夔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累騎還音旋又如字劉伶嗜酒常乘鹿車賢曰鹿車言其小僅可容鹿也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下

可翻鉓側治翻鏊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造七到翻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鍛都玩翻小治也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魏尚書郎有二十三員吏部其一也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湯武革命而康非薄之故昭聞而怒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爲于僞翻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

言毋丘儉反而康欲助之毋音無　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晉泰始二年始分河內爲汲郡史追書也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官騎騶騎也數所角翻騎奇寄翻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違離也背也貳攜貳也兩屬也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毛萇曰刑法也韓嬰曰刑正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荀爽淑之子也漢末爲公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

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治直之翻）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埶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埶也（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博漫翻繫足曰絆）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

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釁屢陳異議善用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陳異議也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爲氏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時張翼爲左車騎將軍廖化爲右車騎將軍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及陰平之橋頭杜佑曰陰平橋頭在文州界以防未然黄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致至也又詣也送也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如元年之詔也復扶又翻又

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諝貪暴諝私呂翻爲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調徒弔翻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諝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　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甘松本生羌之地張駿置甘松護軍乞伏國仁置甘松郡後魏時白水羌朝貢置甘松縣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爲嘉誠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嶺爲名且其地產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嶺江水發源之地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

郡之地（新唐書曰甘松山在洮水之西吐谷渾居山之陽）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賢曰下辨縣屬武都郡今城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注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雍於用翻）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余遮翻谷音浴趣七喻翻）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鍾會時爲鎮西將軍瓘既監艾會軍又行會軍司監古銜翻）瓘覬之子也（衛覬歷事武帝文帝明帝覬音冀）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王雄刺幽州遣勇士刺殺軻比能）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

恃老子道經之言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荅鍾鄧之禍識者固知之矣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賚來代翻賜也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狥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用姜維之言也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

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斌音彬　考異曰晉書文紀作部將易愷今從魏志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諸葛亮葬沔陽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白曰武興漢武都沮縣也元和郡國志曰興州城即古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其庸庸無可稱者漢朝令人代之朝直遥翻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

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喪息浪翻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爲不設備邪關城失守僉亦有罪焉舒率其衆迎降胡烈降戶江翻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僉彤之子也傅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黄初三年彤余中翻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藏徂浪翻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郡魏復曰天水頎渠希翻隴西太守牽宏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

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彊川口在嵹臺山南嵹臺山即臨洮之西傾山闞駰曰彊水出陰平西北彊山一曰彊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頎追敗之於彊口即是地也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塞悉則翻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言較遲一日遂不及維也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劒閣以拒會水經注小劒戍西去大劒山三十里連山絶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劒

閣華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劒閣道三十里至險祝穆曰劒門漢屬廣漢郡爲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爲梓潼太守有劒閣縣苻秦使徐成寇蜀攻二劒克之始有二劒之號安國元侯高柔卒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沔中時爲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耳吳之巫秭歸等縣皆在江北與魏之新城接境自此行兵亦可以達沔中然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耳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復扶又翻昭乃受命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昭辟任城魏舒爲

相國參軍〔任音壬〕初舒少時遲鈍不爲鄉親所重〔鄉里親戚也少詩沼翻〕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從才用翻〕亦不知之使守水碓〔爲碓水側寘輪碓後以横木貫輪横木之兩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激水灌輪輪轉則交午木戞擊碓尾木而自舂不煩人力謂之水碓碓都内翻〕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謂小邑長也長知兩翻〕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爲皎厲之事〔皎者求以暴白於世厲危行也〕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上時掌翻掾于絹翻〕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

曰若試而不中中竹仲翻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參佐參軍及諸佐吏毓余六翻舒常爲畫籌而已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筭也爲于僞翻下徐爲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射以兩人爲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也周禮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豻侯左傳魯襄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杜預注云二人爲耦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中竹仲翻舉坐愕然莫有敵者坐徂臥翻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

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府朝猶言府庭也朝直遥翻見賢遍翻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斷丁亂翻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緜竹縣北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宋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踰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文州漢陰平地也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即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四百三十里元豐九域志龍州治江油縣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

西行非本詒遂引軍向白水此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州金牛縣西東北至關城百八十里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埶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按前漢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陽縣蓋因漢故亭而置縣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劒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續漢志以為德陽縣有劒閣今姜維守劒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為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趣涪趣七喻翻涪音浮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

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趣七喻翻涪音浮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崚嶒極為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路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推吐雷翻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山崖險陿單行相繼而進如貫

魚然先登至江油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綿州古涪城也蜀守將馬邈降降戶江翻下同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陳壽曰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黃權劉璋所用先主伐吳而敗權隔在江北遂降魏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緜竹縣屬廣漢郡今綿竹縣東北至綿州百餘里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誘之誘音酉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使疏吏翻陳讀曰陣下同艾遣子惠唐

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黄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荷下可翻不早斬黄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杜佑曰漢州德陽縣鄧艾破諸葛瞻於此因爲京觀敗補邁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卒讀曰猝調徒弔翻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澤不可禁制迸北孟翻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吴本爲與國宜可奔吴或

以為南中七郡南中七郡越嶲朱提牂柯雲南興古建寧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易以豉翻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它國為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治直吏翻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為于偽翻再辱之恥何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奔吳稱臣是一辱矣與吳俱亡又將臣服於魏是為再辱且若欲奔南則當蚤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克也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

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謂衆心已離既行之後中道潰散必不能至南中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降戶江翻下同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埶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爲京都蜀方議降譙周已爲晉人諱矣吁以古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言其民既不出稅租以供上用又不出力爲上有所施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事見七十卷文帝黄初六年數所角翻

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璽斯氏翻綬音受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諶時壬翻背蒲妹翻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曾謂庸禪有子如此乎張紹等見鄧艾於雒雒縣屬廣漢郡西南至成都八十餘里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

戸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櫬棺也示將受死櫬初覲翻後主時年四十八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依鄧禹承制授隗囂故事也後艾由此得罪驃匹妙翻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黄皓

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卒子恤翻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巴即巴中也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郪縣屬廣漢郡劉昫曰梓州飛烏縣漢郪縣地隋取飛烏山以名縣師古曰郪音妻又音千私翻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傳株戀翻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觀此則蜀之將士豈肯下人哉其主不能用之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圍守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漢先

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三年而亡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魏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蓋吳置也華戶化翻覈戶革翻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卒讀曰猝勝音升忡丑中翻憂也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蜀吳之與國蜀亡岌岌乎爲吳矣吳之君臣不知懼故華覈拜表以儆之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

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難乃旦翻謂王凌毋丘儉諸葛誕舉兵也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夏戶雅翻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王凌叛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毋丘儉叛甘露二年諸葛誕叛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朝直遙翻

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爲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境也長知兩翻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赤沙蓋在遷陵酉陽之間酉陽縣屬武陵郡縣在酉溪之陽劉昫曰黔州彭水縣漢酉陽縣地吳分

酉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彭水縣尋爲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酉陽縣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川縣亦漢酉陽地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朝郡朝也朝直遥翻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勞力到翻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誑居況翻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柢典禮翻又下計翻撲普卜翻此救火貴速之埶也敕外趣嚴趣讀曰促嚴裝也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是時劉氏

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夜進道帥讀曰率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帥所類翻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為太保　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嶲牂柯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巴西巴東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復方目翻　乙卯以鄧艾

爲太尉增邑二萬戸鍾會爲司徒增邑萬戸賞平蜀之功也

皇太后郭氏殂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

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

先聲而後實者漢初李左車以是説韓信艾祖其説以言於晉公司馬昭既受封錫遂書其爵

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

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

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蜀有鹽井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

武陽南安臨卭沔陽皆出鐵漢置鹽官鐵官艾欲復其利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使疏吏翻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董卓築塢於扶風郿縣爲之宫舍爵其子爲公矦食郡内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開廣陵城陽爲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蓋魏廣陵郡治淮陰故城城陽郡治莒二郡壤界實相接也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衞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重直用翻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

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南中之地東南帶海接于交阯）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春秋公羊傳之言）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孫子曰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説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謂平

（諸葛誕也說輸芮翻）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復扶又翻）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汎海而止於陶欲絕其跡乃號曰陶朱公）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言為亂也維之智固足以玩弄鍾會於掌股之上迫於時制於命奈之何哉）由是情好歡甚（好呼到翻）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

章表白事要一遙翻章表上之魏朝白事白之晉公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既以怒昭又以疑艾

咸熙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將即亮翻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爲行軍司馬鎮鄴楚王彪之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行軍司馬之號始此初鍾會以

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後謚文明皇后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好呼到翻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自漢以來丞相有東西曹掾屬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魏制凡遣將帥皆留其家以為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指掌言易也數所角翻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彊其兩翻適所以為敵禽耳

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言會若爲亂自能辦之也）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作爲也惡不善也作惡作亂也所爲不善也）秖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忘巫放翻）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

人生心哉先悉荐翻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賈護軍賈充也時為中護軍不讀曰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復扶又翻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了辨也決也鍾會遣衞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拒瓘監艾會軍遣之收艾是以職分使之故不可得而拒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謂復加爵賞如先平蜀時也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比必寐翻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

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續漢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徑入至艾所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趣七喻翻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詭言將申明艾無反心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

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談何容易）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諸葛亮所築成固之樂城也）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之事語牛倨翻）今來大重（大讀曰太）必覺我異矣（異變也）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

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蜀漢謂漢蜀郡漢中郡之地）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此皆從會軍在成都者也）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明元郭太后去年殂蜀都成都有朝堂朝直遥翻）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坐徂卧翻）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著直略翻）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廨古隘翻舍也）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

主盗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如丹陳壽孫盛干寶之譏貶皆非也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風俗通丘魯左丘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紿徒亥翻語牛倨翻棓步項翻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帢魏武帝所製狀如弁缺四角帢苦洽翻拜散將將即亮翻以次棓殺

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已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雷盧對翻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杖與仗同直亮翻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匈許容翻又許勇翻毛晃曰匈匈喧擾之聲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內人謂會所閉在屋內者机舉綺翻机案也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斯此也須待也言其間無多時於此可待也或

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考異曰衞瓘傳曰會留瓘謀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厠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常璩華陽國志曰會命諸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今從魏志又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升會將士死者

數百人殺漢太子瓚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死喪狼籍瓚從宣翻鈔楚交翻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分扶問翻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衛瓘行鎮西軍司而杜預爲鎮西長史則爲同僚而軍事則瓘任之也瓘字伯玉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謂激田續

使報鄧艾而行其私也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杜恕見七十三卷明帝景初元年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西城縣屬魏興郡為晉武帝叙艾孫灼張本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卒子恤翻晉公思鍾繇之勲與毓之賢鍾繇有定關中之功特原毓子峻辿官爵如故裴松之曰辿勑連翻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名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事見上卷景元元年鍾會躬為叛逆又輙收葬若復相容當

如王法何（復扶又翻）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注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陸德明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胔骼江百翻胔才賜翻周文王澤及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于世（背蒲妹翻）明公讐對枯骨（言會已誅晉公復以枯骨爲讐對不令收葬）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　庚申葬明元皇后　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

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姓譜羅本顓頊末胤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爲楚所滅子孫以爲氏譙周巴記曰漢獻帝初平六年益州司馬趙韙建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爲巴東郡治魚復縣蜀先主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聞成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帥讀曰率都亭永安之都亭也臨力鴆翻吳聞蜀敗起兵西上上時掌翻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朝直遥翻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難乃旦翻徼一遥翻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爲吳降虜乎降戶江翻保城繕甲

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衆而西協步騭子吳以爲撫軍將軍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時吳以陸抗爲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帥讀曰率

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左僕射荀顗爲司空顗魚豈翻 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增封

十郡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帝景元之三年加封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二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魚豈翻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魏朝之臣也朝直遥翻下同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劉禪舉家東遷

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姜維既死張翼廖化董厥必亦死於亂兵矣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有所當嗚呼使正束帶立於朝上而擯贊漢主下而與賓客言事事合宜而無闕失豈非人臣之至願哉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寧郡治味縣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臨力鴆翻諸將咸勸弋宜速降降戶江翻下同弋曰今道路隔塞塞悉則翻

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巂已降魏也將即亮翻守式又翻）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無父母烏生無君烏以爲生所謂人生在三也難乃旦翻）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質如字）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晉志安樂屬燕國樂音洛下間樂同）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

爲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爲于僞翻下同技與伎同渠綺翻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儒生之搜章摘句也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又翻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吴

句章新附督蓋以吴人新附者别爲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在今鄮縣西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長知兩翻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秦廢五等爵漢列侯以戸爲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操置名號矦以賞軍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亦虛封也騎奇寄翻甲戌改元始改元咸熙癸未追命舞陽文宣矦懿爲晉宣王忠武矦師爲景王羅憲被攻凡六月被皮義翻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說輸芮翻下布說同憲曰吾爲城主百姓所仰危不

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爲四十號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封萬年亭侯 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冲揔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州刺史治龍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至是分爲二州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

相濮陽興入令子霬出拜之（霬讀如彎）休把興臂指霬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年三十）羣臣尊朱皇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謂呂興反也）國內恐愳欲得長君（長知兩翻）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孫策謚長沙桓王斷丁亂翻）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好呼到翻）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賴恃也利也）於是遂迎立

皓改元元興大赦皓字元宗孫和之子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依五官將故事也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從才用翻處昌呂翻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琇息救翻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爲于僞翻難乃旦翻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故以諫會爲功而得封九

月戊午以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驃騎車騎衛伏波等將軍下　辛未詔以呂興爲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遥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爨氏建寧之大姓世爲者帥至隋唐爲東爨西爨爨蠻杜佑曰昆明在越巂西南諸爨所居率牙門董元毛炅炅古迥翻又古惠翻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爲其功曹王統所殺　吳主貶朱太后爲景皇后貶其號從夫而自父其父母其母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　冬十月丁

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爲給事黄門侍郎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爲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爲相國參軍掾于絹翻以使於吳使疏吏翻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國之信攜吳人之心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司馬師謚景王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聞音問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

髮委地手垂過鄰鄰與滕同甞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從于容翻相息亮翻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爲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爲于僞翻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長知兩翻少詩沼翻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相息亮翻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爲世子爲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吴主封太子𩅦及其三弟皆

爲王（𩅦弟名𩃎𩃎音如兕觥之觥次名壾壾音如艸莽之莽次名𠅨𠅨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皆吳主休自作名字）立妃滕氏爲皇后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科條也）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好呼到翻）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朝直遥翻）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爲衛將軍錄尚書事牧胤之族人也（滕胤爲孫綝所殺）　是歲罷屯田官（置屯田官事見六十

二卷漢獻帝

建安元年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